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報紙類包特別郵政寄遞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中央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六十四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
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
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
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
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另部
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
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
說廣告面議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專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晶報印刷所

承印中西書報各項大小雜件

如蒙賜顧 價廉物美
日夜招待 約期迅速
（地址望平街晶報館內）
（電話中央二四二八）

上等社會中人人歡迎

每罐內均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五十張換金手表帶一条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延澤醫院

民國路新橋街原上里口

一週紀念送打六零六

德國眞正老獅牌六零六
楊梅瘋癱 四肢酸痛
餘毒未清 注射之後
均奏神效
每天十針爲限
針只收六元

好青年預約券

國華書局發售 上海四馬路中

江都李涵秋先生所著社會小說好青年曾逐日登載新聞報久已膾炙人口本局出版之書內容又與報載鈔是描寫形形色色魑魅魍魎今爲近世人心風俗之救弊補偏當似英雄美人敍世態炎凉人情險詐微形書不刻畫入所有魅鏡好青年凡書中無一不備有者或爲先生所無先生得一第一得意之作 近年來鏡書中所無先生特向讓版權大加修改本局由首版本版首尾格局謹嚴全書首尾接都六十萬言分訂六大厚册外加一錦匣定價大洋四元一角出版於二月初一日出版爲優待讀者見特發行預約券紙登報之日起至本日止凡預約者一元一角一律八折凡約先生著作多時售價八折祇收紙無多照碼出版牛價書出版 先生會也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佈

奇異古玩

兹有奇異古磁漢瓦各一件係自陝西戰壕中掘得實爲希世之珍好古君子如欲一飽眼福者請至天津路興隆里五號與夏禹門君接洽可也

泰西男女跳舞法教授

男女兼收 一月畢業
報名處 上海赫司克而路三十六號
報名時間 日間十二時至一時半 夜間六時至十時
學費極廉 往會面議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瘰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瘰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不致經月不調子宮之力終身難孕丈夫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惜禍本和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

功效 此膏藥專貼瘰子頸無論已潰未潰已穿未破貼此藥可以消散膿血刀到除根永不復發一貼可除五六張每包五張星期內均可見效如不見效原價退還 每張一角每包五角外埠函購加郵費一角二分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首賢里一百八十號與本埠諸業社本可以就近購取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康里口外埠可函購從醫院寄郵費加一

永泰棧烟行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十年痢疾十日愈

大包五角小包二角五分郵票九扣郵資加一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屯鎮 胡開文筆莊

君欲上海游 便宜安穩乎

大行臺旅社 新改良 減價會機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電話三八九五 分公司各省各埠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精學家最新科學光配確合補力足氣平實眼鏡之所以能常驗試光非光助之壯象時非增嚴眼君者困之後以進且日目鏡使準用驗一種鮮也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普救臌脹

有妙可無此藥以 如動性命若刀必休

臌脹無憂丹

服眼原是一種極重極危險的內病不可視爲尋常的外症如若用刀開放雖能當時見效然內部病根未去日後仍要起來非醫家所能治本主人見斯病之苦厄決無法可治特費十餘年的苦心始研究得此最靈最奇妙的藥方使天下之病者此免刀割之患

定價 購法

每料洋二元半料洋五元 外埠郵費加一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寶善街對與里弄一百八十號 正威大藥房

神醫養真山人

外科獨一 不用刀針 當日消散 一藥到回春

介紹人 陳玉卿 張子詒 同啓

印德醫 高仁

診所老靶子路八十八號 門診一時至四時 電話北一六七五

純正大補品

麥精鰉鱟膠

（價目）每瓶洋十五元半打八元五角 每打十五元 外埠郵費加一

（購法）無論何處請向當地就近掛號保險寄下郵票不收 函購寄至上海總發行所

總發行所 上海寶善街滿庭坊對面西賢里一百八十號 正威藥房

兜安氏駐名藥膏 治瘡

皮病如疥癬癩疹瘰及蚊虻蟲咬瘡瘍如癤爛脚花柳下疳痔瘡等搽以此膏化毒拔膿且愈後皮膚完好效力迅速患者試之便知也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大洋七角每打大洋七元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

可咲奈可哂

（丹翁）

字林報說南方孫總統、與其北伐、不如將廣西的內政辦好、這個議論、在百姓一方面着想、是原該如此、就照孫總統的民生主義說、也該如此、但是照我們風聞、孫總統倒有個不得不北伐的苦衷呢、單照百姓想來、兵亂是人人怕的、看見孫總統講北伐、我們北方徐總統並不說南征、徐總統眞是合了民意了、其實是老天爺罰他做了一位好總統、現在這個時候、就是不談打仗、對於各位督軍師長的軍餉、就沒有辦法、若要是南征、北方第一員大將、就是我們這位敝同宗、去年總統也曾下過征蒙的命令、他也曾抱過奮勇、却是到了後來、也就和段祺瑞參戰差不多、無影無形就消滅了、常得近的蒙匪、還不肯去打、何況說到南征、水土不服呢、軍餉的運輸不靈呢、這都不去管他、但是他不高興南征、即下了命令、他不去、又有甚麼辦法、所以徐總統、就不合了民意、也不談南征了、孫總統的苦衷、却和徐總統是相反的、聽說我們義勇的華僑、捐助的軍餉、眞正不少、假若不北伐、孫總統沒有事辦呢、未嘗不可做一個『無爲而治』的大舜、無奈不北伐、就不能再要華僑的軍餉、沒有華僑的軍餉、又借不了外債、還要養這些軍士、也是沒有辦法的呀、所以孫總統這種不能不北伐的苦衷、只有我們中國報界能原諒他的啊、

古今之張名振

（臘蝦）

明南渡後、浙中抗義之師、如雲而起、而富平將軍平西侯張名振、實與有功、說者謂明雖亡、而得此輩忠臣義士其人、誓死戮力、以圖恢復、不可謂非國家養士之報、其終無濟於事、天也、非忠臣義士之罪也、而張名振於是乎遠矣、今之國務院秘書長、亦一張名振也、其里貫、其仕履、吾皆不可得而知、第方此民國締造之初、以一不甚知名之下僚、一躍而膺此樞府之要職、是亦一非常之際遇也、而名振則異矣、自其受事以至今日、奄奄一息之內閣、生氣殆已垂盡、朝續一辭表、夕草一假書、則秘書廳之所有事也、舍是復何有者、故名振雖迫欲自顯、而卒無所事焉、以表見其所能於天下、則誠無於不幸之甚者矣、嗚呼、亡國時代之張名振、其烜赫尚如彼、開國時代之張名振、其湮沒竟如此、蓋其曰名振也則一、而其名之振與不振、則竟有不可以同年語者、或曰、此其中蓋有天焉、然歟、否耶、

刀疤被盜記之更正

（莫異）

本報前報有「刀疤老六被盜記」、他報亦有載者、今據人所報告、實皆傳聞之誤也、被盜者蓋非刀疤、而爲汽車行主亞根之妻、亞根夫人、在北里時爲花如玉、嫁亞根者有年矣、是日於笑舞台觀劇歸、甫進會樂里、即有暴客三五人攔住、暴客之意、本不在亞根夫人而在刀疤、但以亞根夫人、與刀疤面龐有數分相似、遂有指鹿爲馬之舉、亞根夫人右手御一鑽戒、雖不及刀疤、亦較左手所御者爲巨、乃在撐拒間、一盜以手格之、亞根夫人顛踣、而右手所御鑽戒、適壓在背下、彼知右手之鑽巨、趁勢即不拽出、而盜遂得瑣碎諸小品、及亞根岳母太夫人之物、呼嘯而去、是役也、盜可云不幸、第一、誤認亞根夫人爲刀疤、未攫得巨鑽、第二、亞根夫人稍巨之鑽、乃以壓在背下、未能攫得、僅得瑣碎小品而去、雖然、盜之不幸、則事主之幸也、

燉六山房日記

（四）

蘇州金粉薈萃之地、昔在倉橋濱一隅、鶯鶯燕燕、比屋而居、彼中人咸自標其幟曰書寓、迨盤門馬路既開、書寓亦間有遷至盤門城外者、然徙者不多、特寥寥數家而已、前清光緒二十六年之夏、正記者蘇台走馬之時、其時聯軍已入都門、上海西人、亦怵於燕晉殺教戕使之事、調隊嚴防、滬人恐慌紛擾、不可終日、福州路一帶之妓女、亦無不爭先逃避、移徙一空、妓院數百區、闃其無人、冷若墟墓、當時上海名妓范彩霞翁梅倩高彩林及天津蘇妓沈月春等、咸以蘇州爲樂土、絡繹偕來、分寓馬路旅館、而應桂馨亦偕譚月明等來蘇邀角、與記者同寓於二馬路口之佛照樓、記者少年氣盛、與應一言不合、厲色叱之、氣虎虎而髯熊熊、自覺不可一世、今二十二年矣、牢落風塵、因循歲月、山河大好、人事都非、回首當年、蓋不勝其桑田滄海之慨也、

都門客思錄

（十四）

（馬二先生）

最時髦者、厥爲汽車、（北京俗名電車）凡頭等闊人無不有汽車、且必於車之左右立護兵一名、以示威嚴、即闊人之眷屬每出、其車上之護兵亦不撤、惟近時汽車大流行、一般準闊人、亦有坐汽車者、力不能買、則有分期繳價之辦法、例如車價二千四百兩、可先繳四百兩、餘數、每月二百兩、分十個月償清是也、汽油嫌耗費、則可與車夫約、每日應酬多處飯局、於車夫所得之車飯錢中、酌提幾成、以資彌補、若再要護兵時、又可向各司令部中、商請函派空名兵士一人、由自己之僕人改軍服頂充、立於車側、人亦尊而畏之矣、於是坐車者、乃儼然頭等闊人之架子矣、若按月包租、每月四百五十元至三百元、惟北京路政太壞、橡皮輪胎、最易磨損、而以常逛萬壽山湯山及三貝子花園等地爲尤甚、以故、無論人家私有、及車行出賃者、凡最美麗新式之車、恆不供人遊覽湯山萬壽山等地、

無論汽車馬車人力車、（除街頭散坐之人力車外）凡車夫多能熟悉內外城各處街市之名稱、及其路程之遠近、故凡初至都中、苦於地理不熟者、車夫即足以爲鄉導也、

北游小記

（一）（小隱自北京寄）

予在滬、本定十十日夜車北上、適馬連良演盜宗卷慶頂珠雙齣、友人定有座位、堅留一日、戲罷歸寓、西園來訪、次晨即至大東旅館訪西園、相見甚懽、偶談及蔣君稼君、西園稱許備至、且云、前代取玉笥詞人別號、玉笥係切蔣字、而詞人主人、無非信手拈來、以調平仄爲宜、初無成見、君稼受之無詞、好事者從而挑撥、遂謂爲有意開頑笑、如稱其爲君稼詞人、誠屬不當、若別號、則詞人外史、前例甚多、何足爲怪耶、言次並謂予前番筆墨之爭、亦屬旁觀者

編輯紀略

□五□（大雄）

□小梅一役之後、未一月、復以論蹺工之存廢、引起一度之紛擾、小隱『說蹺』、馬二駁之、謬子以蹺工問題、牽涉小梅、遂力爲馬二後援、以與小隱齮齕、梅君健實、則極贊小隱之說、助之張目、與馬二謬子壁壘、儼然爲對壘之勢、戰域逐漸擴大、幾又成一大戰矣、幸馬二適以是時、因事北上、而戲子之一大戰役、旋復熄起、故卽以丹翁『保蹺平議』之諸文爲結束、而蹺工問題之戰事以終、

□凡閱庚申年之本報者、殆無不知戲子之一大戰、在吾國評劇界中、爲一種驚奇絕異之事、而欲踵說子君之後、一問戲子爲誰、又爲誰、予於此一問題、亦評劇家看報人辯護士等、正如骨鯁在喉、久欲一吐以爲快、顧終以是役戰士、均吾良友、今似猶不願以廬山眞面示人、重以此役之結果、復以牽率多端、引起筆戰以外之糾葛、故予之暫緩發表、實有不獲已之苦衷在、讀者殆不致以此中啞謎、久未揭破、遂疑予爲故弄狡獪也、當戲子初投『敬告評劇家』之稿時、『予與丹翁馬二、已遊卻斯文既出、評劇界見之、必大興問罪之師、顧慮躊躇、欲罷者再、終以此稿雋妙、不忍割棄、故遂毅然發表、果也登載未及半、某君『駁戲子』之稿至矣、『請這一位評劇家不要生氣』一文、戲子君曾以函來、阻止登載、而以『解釋大家的疑心並與馬二先生商量』一篇代之、惜是時文已付印、未及撤去、此雖未知與以後之衝突有無關係、願予處編輯人之地位、不能防微杜漸於其始、而至釀成此滔天之戰禍、則誠不免抱歉者、戰釁既開、予以急事北上、乃以編輯之事、託諸丹翁、丹翁以滑稽之雄、著名於世、既躬逢此極廠之會、興會乃益飈舉、故遂親執桴鼓、以督戰陣、於是第一二號看報人、第一二辯護士等、先後均集、而戰局風雲之彌漫、駸成不可收拾之勢、此實予初料所不及也、予在京師、獲閱此報、毫致書謀息戰、卒以戰域蔓延、及於他報、雖欲速已、不可得矣、

大前明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 英美烟公司經理

大前門

□晶報圖書館誌謝□

□半月（第九・十・十三號） 半月社

□戲劇（第一卷全・第二卷第一號） 新中華戲劇協社

□九命奇冤（上中卷） 張渭生君

□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八冊全） 世界書局

□[illegible]小說號之[illegible]禮拜六 同上

各蒙見惠、謹之感謝、（丹）

調陶來

（屋林）

陶來君以大劇場排劇之不公也、著論一則、語侵後台、醉成俚句調之、

攔漫芳樽笑自開。醉將諧噱答陶來。任他燕雀嘲鸞鳳。自古麒麟讓駑駘。蹈海誰知高尚志。封侯端屬下中才。乾坤顛倒猶如此。排劇何須怨後台。

各有千秋

市場公報主筆 故鄧鈍鐵氏刻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六八□（涵秋）

第三回 鬧醋勁平地起風波 發酒瘋當筵拚月旦

朱成謙這沒腦子的、他却不在這些上面用心、又見他們只顧談那梅小姐『甚麼小籠點心、雞絲湯麵、一古攏兒都不曾分付堂倌去預備、他的肚腹早有些發起恐慌、一陣一陣的在裏面叫喊、大有不容人調停的光景、他先前只是左一碗右一碗、拿那好龍井茶往五臟廟的屋角上澆灌、他那裏知道這餓火不比天火、你越拿茶澆他、他越發騰騰的燒得利害、朱成謙到此眞是忍無可忍、板起面孔冷笑道、時候不早了、你們要吃東西、也該吃一點才好、沒的跑來取樂的、倒反跑來挨餓、露崗將他望了望、不覺笑道、這話不錯我們幾乎忘記了、於是關照了那堂倌、送上三碗麵來、朱成謙見了、再也顧不得甚麼、端起碗來就口便吃、偏生那麵湯滾燙得他嘴唇皮子直腫起來、和那爛翻了肚臍子一樣、露崗很覺得他有些討厭、冷冷的問道、朱先生你可帶些刀創藥出來沒有、……朱成謙便將個腦袋埋入大碗裏、嗚嗚的說道、你又要刀創藥則甚、哎唷、好鮮湯、……。稀哩呼啦、呼啦稀哩、不多一刻、將一大碗麵連湯帶水、吃得干干淨淨、還伸長了一條狗舌頭、在碗底下舐那蝦子蝦米、……俞子琴也有些暗暗發笑、忙問道、朱先生你吃飽了不曾、朱成謙搖頭說道、鄙人生性是恁地、也不知甚麼叫做一個飽、老實告訴你們罷、我這五臟神廟、一排平列着三大間、像這碗麵放下去、這好塡了塡中間的大殿、其餘還閒空着兩間耳房、依舊空空洞洞的、沒有一絲兒陳設、

劉談錄

（林屋）

馬連良來滬、未有行頭、綢靴外、無不假藉、余所知者、珠簾寨之黃袍、慶頂珠之老斗、皆假於瀟湘雲姨母家、唱角高下、固不以行頭爲重、然連良不用大箱行頭、其非恪守舊規可知、非守舊規、而無行頭、其平生未嘗得爲名角、多博戲資、又可知、或問、連良前雖苦於無資、今之來滬、亦得數百元、胡不出製行頭、連良嚬蹙曰、余戲資以請客捧場、用盡不足、且負債累矣、

蘇少卿先生、以評劇名滬上久矣、聲律之精、有爲內行所不知者、今復與許子新白、延老伶工王玉芳、每夕在許宅討論戲曲、玉芳爲王九齡弟子、其佳處與汪桂芬譚鑫培、異曲同工、年事已七十餘、少卿得其絕傳、劇學必益精進、由此觀之、評劇雖小道、亦必具有根柢、余不識聲曲、時亦率爾操觚、對之未免有愧色矣、

蘇少卿先生、精談劇、措語簡要、而雋永可思、余問馬連良藝事如何、少卿曰、連良唱工、昔俊卿之下者也、做派、麒麟童之佳者也、余凝思久之、始悟其立言之妙、又觀連良劇數日、記其板拍聲調、字音身段之誤者、凡十餘處、皆精確不易之論云、

□湯高翠玉女士□

（參照第三〇六號本報）

記何月山雙處何金壽的死

（瑟瑟）

今年上海劇界的流年不利、未及兩月、已連死了三個有名人物、

□一、何金壽的死、是受香港的罷工風潮的影響、因爲何的烟癮極大、海員罷工、大土沒有進口、價値因之飛漲、其時他適染病在床、家裏人捨不得花了雪白洋錢去買黑貨、便瞞着他用黑棗熬成膏子、攙在鴉片烟裏、給他過癮、起先幾天還好、後來越攙越多、祇有棗味、沒有煙氣了、他自己也知道家裏人要逼着他戒烟、只得硬着頭皮與烟癮抵抗、豈知年紀太大、精力不濟、終究被鴉片占了勝着去、今年祇在共舞台演了兩天戲、就嗚呼了、

□二、雙處在新世界、每月賺一百七十元包銀、自己每天抽七八角錢大烟、他的兒子媳婦、每天倒要抽兩塊多錢、兒子能唱戲賺錢、却偏要吃老子的、可憐老頭兒瞎了一雙眼睛、到外面去掙幾個錢回來、自己受些凍餓不要緊、先要教兒子媳婦烟足飯飽、所以他心裏藏着滿腹牢騷、只是沒處發洩、他得病的原因、就因爲出去演日戲、兒子尙伴着媳婦高臥未起、既無飯吃、又無烟抽、那日天氣又冷了一些、這樣出去了一趟、回來就病倒了、聽說他臨死的那一夜、眼睛忽然大放光明、在床上唱了一夜戲、可都是洪羊洞、李陵碑、七星燈等死戲、家裏也無人去睬他、等他唱完、氣也斷了、但是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是什麼時辰斷的氣、

□三、何月山剛到上海、的確出了幾時風頭、後來他的金雞獨立也不靈了、眞刀眞鎗也人人會打了、自從出了新新舞台、便一直倒霉到如今、他住在嵩山路附近、家裏常養一班場面、老板沒有生意、他們便大鑼大鼓的、在家裏敲起來、有時候在半夜裏吊嗓子、大唱吊金龜、可惜那般高隣都不是戲迷、白聽了戲、非但不見情、反而寫了信給房東、說他攪亂治安、逼他搬家、前天（陽歷十四日）還有人看見他、帶了一個小孩子、在門口游玩、誰知消息傳來、說他在今天（十六）上午十點鐘死了、有人說他得的是色癆、身後很蕭條、今年纔二十九歲、

這三個人死後、有人很可惜他們三樣東西、（一）何金壽的兩個門牙、上面有四十年老膏、敲下來黃成龍頭水、拉黃包車的老鎗吃了、定能飛奔三十里、（二）雙處臨死唱的許多戲、如被百代公司收入留聲器、那倒眞可以稱得起絕唱了、（三）何月山的腿、越發比從前硬了、如把他豎起來、在天蟾舞台上、站三日三夜、那是三層樓定要擠翻、

□戲劇會議消息□

連日又加入同志數位、茲已專柬奉邀、準十九日（星期）午后二時、假芝罘路東順興里久記社樓下、開談話會、尙祈準時惠臨爲盼、即以前未曾來函加入者、如願與會議、亦所歡迎、

馬二先生啓

□陳富華梅花吟館主人包四維蔡理君鄭雲龍諸君鑒、來函無地址、恕不東邀、請準時惠臨爲盼、

□陳斌如吉旡谷陳錢鳴諸君鑒、作址遠在外埠、十九日之會、恐難趕到、俟下次開會、預爲函邀可也、

一年有半

（第二編）□五□（天笑戲述）

那王宅老太太、對於自己的孫女、倒也不過如此、就是歡喜這外孫女兒、沒有出嫁的時候、每年總要到上海住幾個月、老太太有些積蓄、偷偷的送與外孫女兒、所以伯濤夫人每次到上海、總要用老太太好些錢、閑文少敍、且說伯濤夫人一刻兒功夫、到了靜安寺路王宅、老太太知道外孫女兒要來、特地關照廚房裏毛司務、添了幾樣菜、知道何姑奶奶、喜歡吃得清爽的、老太太自己到樓下來、迎接這位姑奶奶、兩房媳婦、及幾位孫小姐、知道老太太喜歡這外孫女兒、大家一窠蜂都倒樓下來、而且伯濤夫人、也是個活潑和氣的人兒、因此對於兩位舅母、及幾位表姊妹、都是十分親熱、那伯濤夫人聞名喚做盤珠、大家都喚他盤姐姐、聽得盤姐姐來了、都十分高興、因爲盤姐姐來了、有得玩了、祖母也自然起勁得多、有時老太太領了頭、看戲咧、吃大菜咧、總是一大淘的人、除了大太太相信吃素念經、不大出去、老太太知道他脾氣、有時問他一聲、他說不去、也就罷了、好在他三位小姐、大的已經二十一歲、今年下半年要出閣了、第二位小姐今年十八歲、第三位小姐、今年十六歲、加着二老爺那裏這位小姐、今年也十四歲了、這一家門四位小姐、已經熱鬧得非常、再有伯濤夫人、又是個好熱鬧的人、一時珠香玉笑、滿室生春、只等盤姐姐到了、大家可以熱鬧幾天咧、

捕蠱緣

（續第七節）（馬二）

培杜拉見第一個出去的人、不聞回來、又第二次警笛聲、不覺狐疑、再命第二個羽黨出去探看、却被彭士照前樣縛住了、彭士聽得屋內並無多人聲息、便帶了兩名警察、闖了進來、培杜拉正欲掏鎗、却被彭士手中的槍先行制住了、不敢動手、彭士喝令警察、先將他身上的鎗收過了、然後也照樣縛住、自己方纔收起手槍、將得羅父女二人都釋放了、惠而生不識彭士、只當他是警察局中的人員、向前深深致謝、彭士連忙表明自己的來歷、及以前在文司路島、和老孟共鬥培杜拉的經過、惠而生方纔明白、更是感激到萬分、

得羅却認得彭士、是從前在文司路島宅中樓下、互相注視多時、那位戴眼鏡的少年男子、這次見他如此奮勇來救老父和自己、心中自是感謝、嘴中却不會說什麼、但她那一雙蔚藍的眸子、却能代表、把她胸中的意思、直接傳達與彭士了、

培杜拉被縛在一傍、聽他們說了多時、知道這少年便是當初在文司路島對岸捕虫的那位彭士先生、不覺叫道、『哦！你就是那捕虫的人啊！』彭士聽了、笑向他道『不錯、我正是那捕虫的人、記得當初一網罩在你的頭上、你便大發其怒、如今却眞個把你捕住、可知道我捕虫的手段不差、』說着、得羅父女以及兩名警察都笑了、

後來惠而生感謝彭士不已、又佩服他的才幹、便欲將得羅許配他爲妻、得羅當然也同意、於是他們成了美滿的眷屬、培杜拉當然由法庭定了罪案、也不必細表、那張礦圖、依舊交還在惠而生手裏、他帶了得羅夫婦、共同住在文司路島上的樓房內、發掘他那無盡數的鑽石礦藏、成了一個大大的富翁、享受極快樂的幸福、他們以後的種種事蹟、却不在我這篇『捕蠱緣』範圍之內、恕不多贅了、（全篇完）